

人物專訪

在文化藝術的差異中感受世界的豐富和美好

訪梅蘭芳京劇團團長梅葆玖、北京京劇院院長王玉珍、美籍華人指揮家/中央音樂學院樂隊學院院長胡詠言

二零一零年九月在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埃德蒙頓市和卡爾加里市舉辦的《楓梅京韻》京劇節迷倒了不少中、西觀眾，讓觀眾再一次體驗到了中國粹京劇的價值和地位，也讓廣大觀眾認識到了世界各地任何一種有價值的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特色的，更讓廣大觀

眾在文化藝術的差異中感受世界的豐富和美好。

這次京劇節的成功舉辦證明了：京劇藝術是可以被中、西觀眾吸收、消化的，更可以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京劇藝術能夠調動和凝聚海外華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情懷；京劇藝術能夠贏得西方藝術家和觀眾的好感、友誼、理解和尊

重。

我們認為，包括京劇在內的任何藝術的持久性在於它能否幫助接受的人們提高自己的生活品味，能否讓人們的精神境界得到升華，能否與時代並近；不僅有繼承性，而且有足夠的創造性，吸納性。只有這樣，作為中國國粹的京劇不

僅能成為中華民族的驕傲，同時也能夠成為全人類的驕傲和財富。

對此，身在其中的藝術家們是如何看的？帶著這樣的問題，本報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二日在Sutton Place賓館對梅葆玖先生、王玉珍女士以及胡詠言先生進行了採訪。

梅葆玖：梅派藝術的傳承和發展需要海外同胞的支持

本報：這次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您的知名度和藝術水準吸引和迷倒了眾多觀眾。您能否談談這次演出後的感想和對京劇前途的預見？

梅葆玖：來加演出，這是我的第二次。每次我都感受到海外觀眾對京劇藝術的喜愛，也感受到觀眾的熱情和組織者的辛勤努力。這些都是京劇傳承和發展的土壤。

將京劇傳揚到海外，是我父親梅蘭芳的遺願。我父親



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起就已率團到日本、蘇聯和歐洲等國家進行訪問演出，使京劇成為中國文化藝術的標誌。完成我父親的遺願，一是致力於梅派藝術的傳承

和發展，二是要邁出國門，越是年高的時候，我越是要抓緊時間做好這兩件事。

傳承梅派藝術，我一個人不行，要有更多的後人。今後我將以演出為次以教學生為主，我的學生演的好，受到國內外好評，我會更高興，因為這表示，梅派藝術將更完美地存活並壯大。

梅蘭芳京劇團先後訪問過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丹麥、瑞典、西班牙、加拿大、日本、韓國等許多國家，也訪問過台灣、香港、澳門地區，每到一處都受到歡迎。我們的國粹京劇藝術能夠受到這麼多中西人士的喜愛，我為之驕傲和欣慰。我希望不久的將來，再能帶更多的學生來這裡演出，滿足廣大觀眾的心願。海外同胞的支持是京劇傳承和發展不可缺少的動力。

本報：您七十六歲高齡，仍然精力充沛，志向遠大，令我們十分敬佩。京劇的傳揚和發展，需要更多的像您一樣窮畢生精力的人。這次演出不僅向廣大觀眾展現了經典傳統劇目的風采，還大膽嘗試了中西交融的大型京劇交響樂演唱，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您能否談談對京劇改革的看法？

梅葆玖：京劇和其它藝術一樣，都是要不斷進步的。我父親那時也是在原來的基礎上創造了不少的新劇目。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我們當然要改革、創新。但最重的原則是京劇必須永遠姓京。也就是說京劇的靈魂不能丟。要吸收一切好的東西為京劇所用。這次中西樂隊合作非常成功，我希望今後多進行這樣的交流與合作，讓西方藝術家和觀眾了解京劇的魅力和精神，讓他們知道京劇之所以是瑰寶的真正理由。

王玉珍：海外華人對京劇藝術的執著令人敬佩

本報：作為北京京劇院院長，您第一次率團來我們這裡演出，一定有很多感想，能否談一下？

王玉珍：到埃德蒙頓是我第一次，到加拿大不是第一次，我曾到過多倫多和蒙特利爾。不論到哪，我都感受到了海外華人對京劇的熱愛，也為海外華人傳揚中華文化的熱情深深感動。

梅蘭芳京劇團到這裡來演出已是第三次了。這次出訪的陣容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這次演出的劇目之多，形式之新，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

這次演出非常成功，我要感謝加拿大多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但在這裡我首先要感謝的是嚴慶蘋小姐。她對傳揚京劇文化的執著令我們十分感動。她所做的一切，我感到十分了不起。我對她說：「現在，我對你當刮目相看」。對於籌組這次《楓梅京韻》京劇節的活動，她顯現出驚人的魄力、能力和人格魅力。她能爭取到加拿大官方和民間這麼多部門和團體的支持實屬不易。在演出的前前後後，她對我們生活各方面的照顧都非常週到，又要登臺演出，又要做這做那，沒有一種精神，沒有一種耐力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對她是敬佩加尊重。我們為海外有這樣的文化使者感到由衷的高興。

京劇的傳承和發展，需要海外同胞的支持。京劇作為紐帶，連結了海內外華人同胞，連結了中、西文化。這次大型交響樂演唱會的嘗試非常成功，非常有意義。這也是梅葆玖藝術家探索精神的體現。這次訪加演出，主要以梅派藝術為主。梅先生現年七十六歲，在老一輩藝術家中，是極少數碩果僅存的坤旦。他致力於梅派藝術的傳承和發展，多年來不辭辛苦，頻繁在國內外進行藝術交流和演出，為弘揚京劇和梅派藝術做出巨大貢獻，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這次演出成功，梅葆玖先生的「名人效應」是不可低估的。

本報：作為院長，您認為在京劇的推廣上有困難嗎？您認為京劇改革有必要嗎？

我四十歲前演戲，之後就做管理工作，做了十三年院長、八年團長。任何一個演員放下自己的演藝工作都會捨不得，當然我也同樣。但看到京劇藝術今天的傳承和發展的成果，看到京劇藝術在海外仍然被熱愛，我覺得這也十分值得。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文化的多樣性要求更高，特別是青年人對於流行的東西更喜愛。所以京劇的傳承和發展確實遇到些困難。但中國政府和京劇演藝界也採取一些措施。例如，讓京劇進校園，把大劇場變成小劇場，專門以青年學生為主要對象，讓他們講評、參與，收到非常好的效果，青年們從懷疑到欣賞，再到歡迎，所以國內的青年觀眾遠遠多於國外。對京劇的前景，我是十分樂觀的。

說到改革問題，我上面說的也算是改革的內容和成果。至今我們已製作了五部小劇場京劇，通過夏令營形式，



在香港和台灣都吸引了不少青年觀眾，京劇中的愛情故事也對不少青年的愛情觀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除了小劇場京劇外，我們也製作了現代的大型《赤壁》，目前還只能在北京大劇院這種設施現代化的劇場演出，這都是改革方面的新探索。

這次中西合璧的交響樂演唱證明了，我們從文化的層面多與世界各國進行交流與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在這樣的交流與合作方面，我們可以做到信心十足，大大方方。

從我的管理工作中我體會到，在京劇的傳承和發展方面政府行為十分重要，也應該同樣重視國內外民間機構和團體與文化人士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我們與愛城京劇研習社的交流與合作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

胡詠言：京劇的傳承和發展關鍵是企業化(Enterprise)，或者說產業化和商業化

本報：您的經歷、您的成就以及您的受歡迎程度，我們從資料中已經了解，這在您此次的現場指揮中都已得到印證。指揮中國京劇樂隊和西方交響樂團同場演奏和同臺伴奏京劇曲目，對您來說是第一次嗎？有壓力嗎？感覺如何？

胡詠言：是第一次，壓力很大，效果還算可以。由西方樂器表達錯綜複雜的京劇劇情和不同的人物特徵，對愛城交響樂團來說，也是難得的嘗試和巨大的挑戰，要想他們配合得好，唯一辦法是要讓京劇曲目規範化，不然他們將無從著手。指揮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樂隊，是無意中得到這次機會。這次體驗對我來說是十分珍貴的。京劇樂隊以往表



面上看是沒有指揮的，但實際上樂隊中的鼓師在起指揮的作用。在愛城交響樂團和梅蘭芳京劇團樂隊同臺演奏的現場，我也是要和鼓師配合好。整體來說這次合作是成功的，這也是為今後的進一步合作開辟出一條新路。

本報：您指揮時的投入，和對京劇曲目的理解，通過您的肢體語言表達得淋漓盡致，讓人過目不忘。您的表現讓人感到您的多才多藝和旺盛精力。那您從美國回中國，是海歸大潮所致嗎？

胡詠言：算是海歸，但出於偶然。回國後我也確實看到了發展空間，這次與梅葆玖先生的相識，也讓我有些新的想法。

本報：作為指揮家，您對京劇改革有何看法？

胡詠言：我不是內行，無權提出意見。在西方中國文化藝術的唯一標誌就是京劇。京劇是中國歷史上多種藝術長期融合而成的一種以唱、念、做、打的綜合表演為中心的戲劇形式，具有高度綜合性，我們無法從西方藝術中找出任何一種現成的藝術形式與之對等，與西方歌劇之間的可比性不大。但我覺得，無論京劇還是歌劇目前遇到的問題都是相同的。要解決觀眾減少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教育、推廣固然重要，但最關鍵的還是京劇的企業化（Enterprise），也可以說是產業化和商業化。要有懂得京劇和音樂的人去管理、去發展，走出一條企業化的道路。京劇的推介工作要以大眾能夠理解的方式，熟悉的語言、習慣操作，做更多有效的工作，在這方面，我願意作些新的探索。